

在敵人懷中

維琴尼亞・琳◎原著

凌沁俐◎譯

浪漫經典 154



In A Room

by Virginia Lynn

林白出版



在敵人懷中
In A Rogue's Arms

原著者：Virginia Lynn

維琴尼亞琳

譯者：凌沁俐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 154

在敵人懷中

In A Rogue's Arms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4・3月

原 著：Virginia Lynn

譯 者：凌沁俐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潤稿：丁世佳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葉淑珍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華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樓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953-531-4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◎170元

她需要一個聰明、有權勢的
男人來揪出那些無恥的竊賊
。但是當她向聖杰斯汀子爵
求救時，她不知道自己召來
了惡魔本人……

銷魂

珍·安·克蘭茲◎原著

林 雲◎譯

浪 漫 經 典 系 列

79

在敵人懷中
In A Rogue's Arms

原著者 **Virginia Lynn**

維琴尼亞 琳

譯者 **蔣沁俐**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 **In A Rogue's Arms**
by **Virginia Lynn**

COPYRIGHT©1993 by Virginia Brown Bianchi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
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Translation copyright©1994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.





浪漫經典之 154

在敵人懷中

In A Rogue's Arms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4・3月

原 著：Virginia Lynn

譯 者：凌沁俐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潤稿：丁世佳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葉淑珍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華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樓

定價：新台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953-531-4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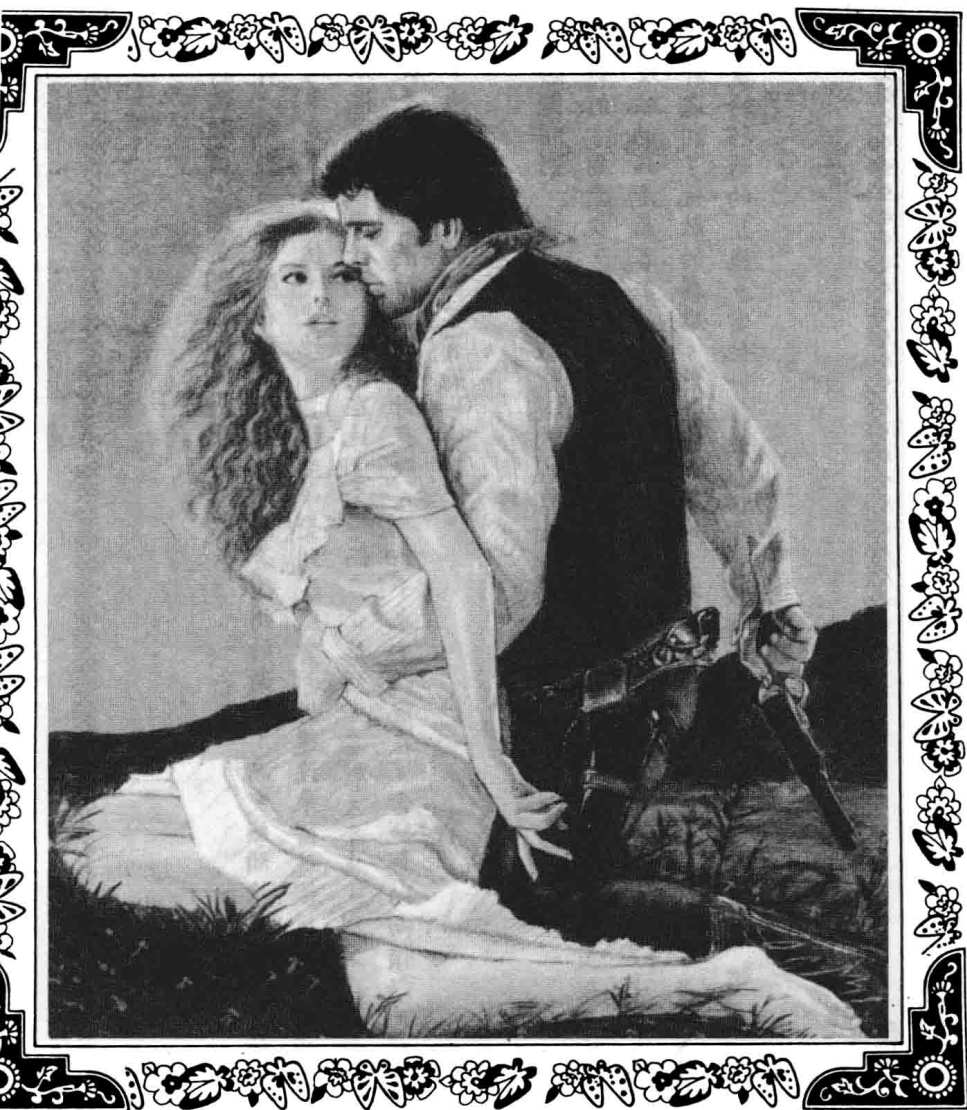
Printed in Taiwan

對她而言，他是個危險的惡徒——

前一刻珂蕾還沉醉在白日夢中，幻想著德州的新家；而突然間槍聲四起，她叔叔的馬車竟戛然停住，使她寶貴的生命受到了威脅。她還沒來得及恢復正常呼吸，這位紅棕髮美人便發現自己倒在地上……而且正落到一名膽大妄為、別名「盜爵」的惡徒手中。他蠻橫而危險，對有錢人予取予求，而現在，當她無助而憤怒地望著他時，他也正飢渴地回望著她……

對他而言，她是他仇敵驕縱的姪女——

對何卡爾來說，對付珂蕾那個專門製造別人悲劇來累積自己財富的叔叔而言，羞辱及破財只是最客氣的報復。當這名銀行家的姪女從馬車上摔下來時，卡爾知道他終於逮到了仇敵的弱點。然而當時他並不知道，也是他從未料想到的，是他自己對美麗的珂蕾的反應。當他一擁她入懷中，便再也不想放手……



序幕

一八六四年

爆炸聲驚醒了他。

火焰映紅了整個夜空，硫磺及松樹燃燒的氣味充斥在黑暗中，煤煙及塵灰在空氣中形成一團厚重的雲霧，嗆進他的鼻子、刺激著他的眼睛。男孩聽到如雷的馬蹄聲，以及茹毛飲血、專肆破壞的惡徒們的叫囂聲，使整個夜晚充滿了恐怖的氣氛。他難以置信地望向窗外。

「都給我出來，你們這些拓荒者！」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大叫，他騎的馬神經質地蹦跳。「出來，否則你們會燒死在房子裏。」

「來吧，孩子，」父親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。「我們還有些子彈可以碰碰運氣。」

然而一切的事情似乎都在一瞬間發生——他們走到門口時，濃密的煙霧迅速瀰漫，這座房屋頓時變成如但丁神曲中的地獄般，吞噬了所有新鮮的空氣。子彈咻咻地穿過他們身邊，男孩知道自己死定了。

「我要拿我的槍……」

「太遲了，快跑到有陰影的地方去。」

那是一場噩夢，一些深深烙印在他腦中的模糊影像所拼湊成的疑雲——無止盡的槍聲、男人的叫罵咒罵及動物驚恐的哀嚎，還有滲透到他每一個細胞裏的濃密油煙。當他沒命地逃跑的時候，來自地獄的火焰跳著死亡之舞，此情此景，他知道自己將永生難忘。

他的肺部因為濃煙、恐懼及用力過度而劇痛，但等待著他們的陰影處似乎好遙遠。跑在他身後的父親停下腳步，繼之而來的是混亂中響起了一聲尖銳震耳的槍聲。

如雷的馬蹄聲越來越大，他聽到父親痛苦的呻吟。砰的一聲悶響使他停住了腳步，於是他轉身，一顆心幾乎跳出了喉嚨。父親已然仆倒在地。

「不——」一陣劇痛撕扯著他稚嫩的喉嚨，他撲到父親的身邊試著想把父親扶起來。他整個身體本能地反應，不顧危險，用盡吃奶的力氣。「該天殺的，該天殺的，該天殺的！」他用哽咽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咒罵，父親痛苦地皺起眉頭向上看著他時，他才明白那是自己吼叫的聲音。

一隻染滿血的手摸索著他的手臂，但僅僅抓到了破損襯衫的一角，充滿痛苦而沙啞的聲音幾乎被火場的爆裂聲，以及馬匹震耳的蹄聲所掩蓋。父親的聲音中帶著喘氣及呼嚕呼嚕的咳聲，表示肺中已充滿了血。

「快跑……不要……管我，兒子。」

「不！」他堅定而粗暴地低聲說道。「我不會留下你。哦，上帝……只要你肯試試看，我們會成功的。」

他那習於操勞的手指頭以驚人的力氣，緊扣住男孩的臂膀。「你快走，沒有時……間了，你可以逃……逃走。」火光反映在痛苦掙扎的灰眼中。「走……這樣我才能安心地死。」他的聲音越來越虛弱了。

「沒有你我不走，我不會留下你。」男孩說道，然後他跟跄地爬起身來，他攙起父親的手臂想將他拉起來時，一名騎在馬上的男子追到他們身後。男人無視於男孩迅速向他射來的粗野眼光，嘎聲大笑起來。

「你早就該聽話的，如果你乖乖離開，就不必死了。」

垂死的人用盡了全身最後一分力氣，使勁地將兒子推到一旁，然後抬眼看馬上的男人。

「有一天你會得到報……應的。」

「真可惜到那時候你已經看不到了。」那人嘲笑地道。

「我會看到的。」男孩低吼道。

臉上戴了面具的男人輕輕甩頭，然後把注意力轉到男孩身上，看到冰寒的雙眼帶著復仇的眼光瞪視著他。馬上的男人不自在地將眼光移開，面具下的黑眼睛眯成了一條縫。

「是嗎？也許你該跟他一起死，這是你自己的選擇。」

「我同意，」男孩的聲音很輕，大盜不得不挨近好聽清楚。「是我自己的選擇。」

當他看到男孩的手中抓了一把舊式的陸軍手槍時，大吃了一驚。長而要人命的槍管一動也不動，遠處的火光在青色的槍身上閃爍著致命的殺傷力。男人戴著手套的拳頭痙攣地緊抓住韁繩，

使馬兒緊張地踱步，他的笑聲顯露出他的不安。

「你好大的口氣，小鬼？」

男孩用拇指扳開了手槍的保險門，清脆的卡拉聲在當夜的一片混亂中仍顯得清晰可聞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；他太熟悉這枝大槍了。男人詛咒一聲，額頭上滲出的汗珠順著額際流下來，濕透了他所戴的面罩，他的喉結也開始不安地振動。他的眼中閃動著絕望，於是他垂眼看著地上那個將死的男人。

「別……別這麼做，兒子，」男孩的父親啞聲說道。「否則其他人……會殺了你。願上帝幫助你……」

話沒說完他又是一陣嗆咳，隨著劇烈咳嗽，鮮紅的血順著他的臉頰淌下來，男孩在塵煙土灰中跪了下去；悲痛扭曲了他的輪廓。槍從他的手中滑落到塵土中。

馬上的男人夾緊了雙膝，他的馬舉蹄嘶鳴，揚起了更多的塵土。

「小子，那枝槍無法發射了，來——」他從馬鞍上解下了一個巨大的東西，將之丟在地上。「在你的馬廄裏找到的，可能好用一點。無論何時，當你覺得自己夠大時，儘管放馬來找我。」這次他的笑聲充滿了邪惡及勝利。

男孩愣愣地看著塵土中那個木製的笨重武器。當大盜提起韁繩疾馳而去時，他一動也不動，也沒有開槍。塵土飛揚，與空氣中的煙灰混合在一起，像雨點般地灑落下來。

一聲微弱的嘆息劃破了夜空，他轉身看躺在地上的父親。他走了，就在幾分鐘前的那個時空

裏還充滿活力的生命，現在消逝了。

男孩抬起頭來看著其他盜匪騎馬呼嘯而過。沒有一個人開口，似乎也沒人注意到他，他們已經達到了來此的目的。

他們的房屋在他眼前整個崩塌下來，震耳欲聾的爆裂聲只維持了幾秒鐘，隨即寂靜便吞沒了一切。什麼也沒留下，除了那把躺在塵土中的古老十字弓及他自己之外，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下復仇的怒火。

復仇的怒火在他胸中爆出血花，越燒越烈、越猛，直到他的眼睛完全燃燒起來；一股恨意深植在他的靈魂深處，如同困在他體內的猛獸，而他則不斷地以復仇的慾望餵食牠。

「我會報復的，」他輕聲地說道。「上帝，請幫助我，我會找出你是誰，然後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。」

1

一八七九年

「我沒做暗號前不要開火。」

何卡爾從脖子上扯下一條紅絲巾，然後摺成三角形綁在臉上，遮住口鼻。德州的陽光無情地穿透他的毛質牛仔帽。他的坐騎不安地移動，馬蹄踏在岩石上達達作響，鐵鍊摩擦的噪音及皮鞭抽動的巨響劃破了寂靜。塵土飛揚成濃密的霧狀，在聳立的樹木、成小山丘狀的岩石及人群身上蒙上了一層灰，甚至連空氣聞起來都是燥熱的，熱氣籠罩了整個大地。

他弓起身來將一隻長腿跨在鞍上，在越來越緊張的氣氛中雙眼直視前方。他左手邊有一隊人馬，他們正耐心地等待，也跟他一樣望著下方蜿蜒的路。

該是時候了。如往常一樣，期待的滋味熟悉可辨，甜美和痛苦一起湧上來。他的嘴抿成一條直線，他把視線集中在路上，微眯著眼睛。這樣不夠，永遠不會夠，光是搶劫他的仇敵安撫不了他的痛楚。羞辱他及讓他囊空如洗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故來說，只是最客氣的報復而已；但目前這樣做也就夠了。

他伸手從皮背心的口袋裏抽出一只小袋子，然後拿出捲菸的材料。眼前可以先放鬆一下心情。他將幾片乾葉子抖在一方小紙上，醇厚的菸草味從袋口飄出來。他用熟練而技巧的動作捲菸，然後在褲子堅實的牛仔布上劃燃一根火柴，香煙嬾嬾上升，盤旋在他的帽簷下方。

「嘿，卡爾，」泰勒從岩石上的崗哨叫他。「那個混蛋來了，時間算得剛剛好。」

由期待所產生的狂歡油然升起。何卡爾抽了一口菸，朝空中吐煙圈，看著它迅速被風吹散。陳年的痛楚再度湧上心頭，一股強烈的貪慾狠狠地啃噬著他。

他抽完菸，在靴底捻熄，然後將腳踏上馬鐙，抽出緊緊在腰帶下的手套猛然套上，盤據在他體內的怨恨也在此刻泉湧而出。他把紅絲巾拉上來蓋住口鼻，他看到其他人也做著同樣的動作。一排不要命的蒙面男子緊張地等待著，他們全都做好了準備，填滿了火藥的槍桿蓄勢待發。塵土沖天，是馬車接近的徵兆。

漸近的馬車駛過路中聳起的小丘，卡爾打出了暗號，十六名騎士轟然衝下斜坡，揚起漫天塵煙。槍聲四起，迴盪在岩石及塵土間。馬車加快速度奔馳，路上的小鵝卵石在快速轉動的車輪後狂亂跳動，馬車伕的身子向前傾，瘋狂地喝斥群馬，皮鞭的響聲大得跟來福槍響一般。

卡爾雙腿一夾，用馬刺催促著胯下紅棕色的馬疾馳，縱橫在追逐戰所揚起的漫天塵土中。他的馬深具靈性，緊追在神色狂野的馱馬後面，彷彿在進行自己的報復行動。在無情的陽光照射下，馬兒的飛沫及光滑的毛皮上所抖落的汗水，像無數光點散佈在空中。

人跟馬都亢奮到了極點。馬車伕的詛咒聲聽來狂暴又興奮，無數急促的鞭子落在發狂的馬身